

陣綫報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M.C.(P) 2717

語錄

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九河東

470 期 23-1-1972 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 12 頁 附畫頁 15 分

睜眼說瞎話！

本月十六日，僑外交部長拉惹勒南在“星大民主社會主義俱樂部”常年宴會上發表了成堆怪論，居然以“實用社會主義”的戰士姿態，向所謂“空頭的社會主義者”開火了胡說什麼。實用社會主義已經在社會經濟方面為新加坡帶來巨大的成就，使政府成功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解決了住屋以及其他重要的民生問題。又盛氣凌人的把不滿現狀的星大學生“教訓”了一頓，什麼“空頭社會主義者追求完美的烏托邦理想，對政府在過去數年來所取得的成績不表滿意。這種空頭社會主義者以為可以用眼淚來消滅貧窮。他們把十八、九世紀歐洲的思想觀念搬到廿世紀的新加坡來用。他們也盲目地模仿西方青年時下的所謂‘反抗’思想，這都是不實際的。”

拉惹勒南傀儡，不愧為行動黨的高級理論家，在行動黨法西斯政權面對人民的重大困難的時候，他總是東拉西扯，拿渡罵、叫聲、詭辯、謊言來欺騙人民。

究竟行動黨政權推行的“實用社會主義”有什麼“輝煌成就”？而其所謂“實用社會主義”又是怎麼一回事？

按照拉惹勒南傀儡的謊言，“輝煌成就”歸結起來計有三點：一、“政府自一九六〇年以來，已經為三分之一的人口提供建屋發展局組屋”；二、“失業的人數已經減少，人民的收入普遍增加。跟一九六六年比較起來，每月收入在三百元至一千元之間人士已經增加了五巴仙，而收入在一百五十元以下人士已經從十二巴仙減少至七巴仙”；三、“從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九年之間，我國出品工廠從九十五間增加至兩百三十六間，工人也從一萬名增加至五萬六千名。”然而，拉惹勒南傀儡玩弄數字的手法並不高明，只要透過現象看清本質，用深入的眼光來看，不難發覺。一偽建屋局

為三分之一人口提供住屋，並非廉價的屋子，比之于過去，還要昂貴得多；何況，絕大多數的人原本是有便宜屋子住，而李光耀政權完全是為了美化新加坡，從而吸引更多的外人到新加坡來玩，藉此發展無烟工業——旅遊業。因此，在“城市重建計劃”下許多屋子都要被拆除，換來的却是租金高昂的貧民窟。二“失業人數已經減少，人民的收入普遍增加”更是騙人的鬼話。每年數萬名的離校生，他（她）們的工作會有着落嗎？今天，有多少人在街上溜躑，焦急地在尋找工作？又有多少人為應徵一、二個職業而擠“沙丁魚”？又有多少人，被迫當小販，在馬路上風吹雨打，兼受“地牛”之欺呢？又有多少人工作沒有着落，被逼當妓女、吧女、舞女？又有多少人，被迫服毒自殺、跳樓、跳海、上吊？……總之，一幕幕的人間悲劇每天都在上演着，難道這不是行動黨帶來的“成就”嗎？而“人民的收入普遍增加”，究竟普遍在那裡？那些在外國大壟斷資本工廠工作的人，工資都很低微，一元五角到三、四元的工資就算是“提高”嗎？各行各業的受薪階層，會幾何時有聽過他們的工資被“提高”了，或許微不足道的增加幾幾分，就值得大呼小叫嗎？幾年來，物價普遍高漲，而苛捐雜稅也增加了不少，工資沒有什麼提高。因此，實質上倒是生活費的普遍增加，拉惹勒南傀儡却顛倒黑白，奢談“人民收入普遍增加”，這豈不是睜眼說瞎話嗎？三“出品工廠從九十五間增加到二百三十六間，工人也從一萬名增加到五

萬六千名。”無疑地，工廠和工人是增加了。但是，這些工廠主是誰呢？工人能得到什麼實惠嗎？在行動黨政權的媚外政策下，十三年來，許多外國壟斷資本家，基于新加坡的傀儡政權能夠提供外資的一切便利條件，包括廉價的勞工，因此，資本家絡繹不絕，紛紛跑到新加坡投資設廠，賺取超額利潤，而工人做牛做馬，一天才獲得三幾塊錢，難道榨乾工人的血汗，養肥了資本家，也是拉惹勒南傀儡所要炫耀的“輝煌成就”嗎？

綜觀十二年來，行動黨政權所推行的政策，完全是賣國賣民的反動政策。拉惹勒南傀儡所強調的“實用社會主義”，根本就是政治改良欺騙，只要帝國主義主子、大財閥需要奴才效犬馬之勞的地方，它就付諸於實踐。

十二年來，各階層人民對於行動黨政權的不滿日益加深。什麼“民主社會主義”、“實用社會主義”都是騙不了人的東西。反對李光耀集團的力量越來越大了，傀儡集團胆戰心驚，急急忙忙，慌慌張張的抬出所謂“輝煌成就”，企圖進一步蒙騙人民，並污蔑人民不要去做“空頭的社會主義者”，不要“模仿西方的所謂反抗思想”，把人民憤慨的社會主義社會講成是“烏托邦的理想”，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在它們眼中輝煌成就，就是人民行動黨帶來的，像這種專橫跋扈的獨裁政權，要人民聽話服從，是絕對辦不到的！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扎克李光耀傀儡政權，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新的掠奪工具——“米穀局”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一月十五日廣播】不久以前，拉扎克集團拼湊了一個由偽總理署直接管轄的“全國米穀局”，這個官僚機構成立以來的活動證明，它像偽“農產銷售局”一樣，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掠奪工具。

偽“米穀局”宣布：從去年七月一日起，接管偽“工商部供應局”、偽“農產銷售局”以及“米穀銷售機構”等官僚機構的一切有關處理米穀問題的職權和活動，包括米穀的買賣和儲藏，以及發出大米進出口執照等。它還擁有搜查、扣留和控告任何人的大權。拉扎克委任他的親信——前語文圖書館社長，現任巫統副主席賈逸納賽爾為偽米穀局的頭目，撥款兩千三百萬元作為這個機構的資本，並且為它提供九千五百萬元的周轉基金。這樣，它的資金就比偽“農產銷售局”更多，它的權力也比偽“農產銷售局”更大。在它成立之後，偽“農產銷售局”將專門壟斷鮮魚、黑胡椒、咖啡等林業和農業產品的銷售，這是馬來官僚資本加強其壟斷系統的重要措施之一。

早在去年五月初，拉扎克就說：“米穀局”將實行全國性的大米政策，它有權規定米穀的產量和價格，以及種雙季稻的農民的收入水平。九月二十日，他公布了偽“米穀局”的所謂“四大任務”。具體說來，偽“米穀局”除了控制米穀的儲藏、運輸、銷售和進出口之外，還有權強制某些地區的農民種植它所規定的農作物。有權強制農民服從它的安排，到大資本家的工廠出賣勞動力，或者去參加所謂“土地開發計劃”，等等。這個機構甚至有權在補助農民買地和擴大耕地的名義下，讓土地更加集中在馬來官僚資本家和地主的手里。明明是變本加厲地迫害和壓榨農民，拉扎克却硬說：“這是為了保證每戶農民每月有三百元以上的收入”。拉扎克的話說得再漂亮也是騙不了人的。馬來官僚資本的喉舌——《馬來使者報》，去年九月在一篇社論中招認：“從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候起，就希望把農民的收入提高到每月三百元。可是，直到目前，這個目標仍然不能實現。”該報又說：“現代化農業技術已經開始使用，許多地方也種雙季，可是農民收入還是停留在舊的水平上。”這是為什麼呢？《馬來使者報》當然把責任推在別人身上。可是，農民群眾都知道，這是馬來官僚資本家和地主的殘酷剝削造成的。

去年九月底，有一個農民揭露，偽政權的地租法令是保護地主利益的。他指出，法令規定：佃農必須把收成的三份之一作為地租交給

地主。這是不合理的。地主剝削的實際情況比這位農民所揭露的更嚴重，大部份佃農被迫繳給地主的地租佔收成的一半以上。

去年十二月，有人在吉打偽州議會說：偽政權壓低穀價也是農民收入減少的一個原因。官定的穀價每担十六元本來就不合理，可是，偽政府的代理商從來就不按官價收購，還製造藉口七除八扣，使農民損失很大。

偽“米穀局”已在吉蘭丹哥打峇魯的勃林河米較收購穀子，每担穀子被無理地扣去幾斤到十多廿斤不等。去年十月中旬吉蘭丹的穀價每担只有十元到十二元之間，比官價十六元低了幾塊錢。霹靂的雙溪馬尼和拉布古巴的農民從來就是被迫以低於十六元的價格出售他們的穀子，不久前，偽“米穀局”已通過其代理人在上述地區收購穀子。可是，貧苦農民賣穀的價格仍和過去差不多一樣低，因為偽“米穀局”宣稱，只有那些有四十到六十包穀子出售的人（也就是地主和富農），它才要按十六元的官價購買。有記者到安順的官辦米較參觀後報導：在那里賣穀，農民每包穀子被扣三斤到六斤，有的被扣二十四斤，農民試問拉扎克集團，為什麼十五年來

，每到收割的時候，穀子總是跌價，難道不是因為你們在搞鬼嗎？

據估計：去年早稻收割時，由於偽政權把穀價壓低到十四元三角左右，光是雙溪馬尼和拉布古巴的農民，最少就損失了三十四萬元。另據報導：在姆達水利灌溉區，一戶擁有十英畝田的農民，即使種雙季，去年一年的收入也不過七百二十元，平均每月六十元，那些只有兩、三英畝地的農民收入就更少了。還有人揭露：偽政權的有關機構為了刮錢，竟然強制農民用高價向它們購買劣等的農藥或肥料，結果，殺蟲劑殺不死老鼠，肥料不肥，農民損失慘重。在姆達灌溉區的大河中，有官僚資本作後台的拖網魚船悍然進入這些河流搜捕，造成魚類絕種，使農民遭受新的打擊。

拉扎克集團從來就不管農民的死活，它們不但從其帝國主義主子繼承了一個龐大的國家機器，還不斷建立新的官僚機構和軍事機構，對人民進行壓迫和掠奪。偽“全國米穀局”就是其中的一個。像馬克思所描寫的法國國家機器一樣，“這是一個像如密網一般，纏住法國社會全身，並堵塞住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機體。”馬來亞各民族農民和勞動人民要把自己從這個可怕的寄生機體的壓迫和剝削中解放出來，就一定要遵循馬克思的教導：堅決摧毀官僚軍事國家機器。

一九七一年老撾愛國軍民 猛烈進攻敵人，取得偉大勝利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一月十二日廣播】據巴特寮電台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卅日廣播：在一九七一年里，英雄的老撾愛國軍民，積極響應老撾愛國戰線黨抗美救國的戰鬥號召，充分發揮人民戰爭的巨大威力，在各個戰場上向敵人發動連續、猛烈的進攻。不斷粉碎美帝及其走狗的戰爭冒險，消滅了敵人大批有生力量，進一步擴大和鞏固了解放區，取得了偉大勝利。

據不完全統計：老撾愛國軍民在這一年里，共消滅敵人四萬二千三百多名，其中有王寶特種部隊一萬六千多名，萬象偽軍五千七百多名，西貢偽軍一萬五千七百多名，泰國僱軍近四千五百名，美軍和美國顧問二百五十多名。繳獲擊毀各種炮二千四百多門和各種軍車八百多輛，擊落擊毀美國飛機七百多架，繳獲擊毀軍用物資數千噸。

在一九七一年里，老撾愛國軍民打了許多漂亮仗。老撾南部九號公路地區，愛國軍民徹底粉碎了美軍和西貢偽軍的大規模軍事入侵，消滅敵人一萬五千多名，取得了具有偉大戰略意義的輝煌勝利。

川橫省愛國軍民不斷粉碎敵人的蠶食進攻。收復了查爾平原蒙緩地區，消滅敵人近一萬三千名。擊落美國飛機六十多架。鑿巴拉邦、布都姆塞等省愛國軍民也英勇作戰，消滅敵人數千名。

電台說：老撾愛國軍民一九七一年所取得的輝煌勝利，在抗美救國鬥爭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這是對尼克松及其同伙惡毒陰謀的沉重打擊。這表明美帝及其走狗越是強化侵略戰爭，它們的失敗就越慘重。老撾愛國軍民決心發揚已經取得的勝利，英勇戰鬥，奪取更加巨大的勝利。



淒厲抽泣的蒼蠅

◎長虹◎

李光耀傀儡集團的黃色文化部長易濁濶，去年十二月廿八日在女皇虛偽聯絡所主持傀儡軍的軍事配備展覽會的開幕儀式上，再一次胡扯亂談，發表了一系列的反動建軍謬論與反共、反華的論調。

李光耀傀儡集團此次在各區偽聯絡所巡迴公開展出的軍事配備，據反動當局謂是爲了使人民了解軍營生活情況，蓋“新加坡自己建軍已有五六年的歷史，可是一般人民對軍隊的生活還有許多不明瞭的地方，而這種展出，正可以進一步鞏固人民與軍隊之間的聯系。”

衆所周知，一九六三年在英帝國主義的指揮棒下，拉赫曼與李光耀傀儡集團，不顧馬來亞人民的強烈反對，拼湊了偽“馬來西亞”，可是這個新殖民主義的產物成立不到兩年，兩個傀儡政權內部矛盾就日益加劇和尖銳化一九六五年八月，在英帝國主義安排下，又宣布李光耀傀儡集團所謂退出“大馬”，並成立所謂“獨立”的偽“新加坡共和國”，這樣它們就在“獨立”國家必須擁有自己軍隊名堂下，強制施行“國民服役”法令。

“馬來西亞”與偽“新加坡共和國”的成立，皆是在馬來亞人民的反帝反殖滾滾洪流中，動搖了英帝國主義的統治根基，它們不得不改變方式退居幕後，而由英帝所豢養的走狗拉赫曼與李光耀傀儡集團扮演這新殖民主義產物的要角。馬來亞人民並沒有擺脫帝國主義的枷鎖。因此“國民服役”的推行，旨在爲李光耀傀儡集團鎮壓人民的反抗與提供帝國主義的炮灰。英帝國主義今天雖已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在“撤軍”之後，它們還在遠東保留一支象徵式軍隊，配合澳洲、紐西蘭及拉、李反動派組成所謂“五國聯防”；而且美帝國主義與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也乘機逐漸滲透入本地區。它們繼承英帝的衣鉢，繼續支持拉扎克傀儡與李光耀傀儡的反動統治。

易亂談傀儡說：“我們的軍隊是由人民組織起來的，它的任務是保衛國家與保護人民，它是一支子弟兵，軍隊的每個成員都是從人民中來。”這是荒謬無稽之談，李光耀集團藉傀儡軍來鎮壓內部的革命鬥爭，以維護它的反動腐朽統治，根本不是易亂談所謂的這支軍隊是來保護國家與人民。

什麼軍隊是保護我們國家與人民？行動黨的大小嘍囉們無時不在爲其偽軍搖旗吶喊，把偽軍形容成一支如何的“剛強勇猛”、“保國衛民”，其實它是利用來保護傀儡政權的小朝廷。真正的人民軍隊是不受帝國主義所控制、威嚇，而且是

一支抗拒帝國主義侵略的力量，確保國家人民不被帝國主義所蹂躪的。過去我國各民族人民就是在馬來亞共產黨領導下，打敗英帝國主義及日本軍國主義，爲我國革命作出巨大貢獻。今天在革命大好形勢下，馬來亞共產黨正沿着“鄉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繼續開展對美英帝國主義及其傀儡的鬥爭，節節擊敗敵人的反革命瘋狂“圍剿”。

偉大的革命導師毛主席說：“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馬來亞人民爲擺脫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壓迫剝削，也只有緊緊團結在馬來亞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馬來亞民族解放軍周圍，爲實現一個由馬來亞人民當家作主的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人民共和國，同美英帝國主義及拉扎克、李光耀傀儡政權進行持久的鬥爭。

李光耀傀儡集團雖然施行“國民服役”，強迫大批青年入伍，可是這支軍隊是懦弱、紀律敗壞的雜牌軍，李光耀傀儡集團還是憂心忡忡，故它就來一套所謂軍事展覽，讓傀儡部長出籠呼呀人民要多多關心軍隊。易亂談更叫罵人民與軍隊必須建立血肉不分的關係，它還更胡扯什麼“讓子女參軍學會遵守紀律的習慣，學會做一個好公民”。到底李光耀集團的傀儡軍是有什麼值得人民學習的榜樣？有勞你易亂談走狗這麼賣力出來說教。軍隊出外調戲女人，報章上的讀者之聲揭露出傀儡軍無恥偷窺女人出浴，甚至是偽軍官帶槍搶劫人民財物等等，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這樣的偽軍怎麼能與人民建立血肉不分的關係，又怎麼能“讓子女參軍就學會遵守紀律，學做一個好公民”？“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爲所有參加這個軍隊的人，都具有自覺的紀律，他們不是爲着少數人的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爲着廣大人民羣衆的利益，爲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鬥的。”正因爲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馬來亞民族解放軍是爲我國廣大人民羣衆的利益，爲全民族的利益而戰鬥的軍隊，在長期的抗英民族解放戰爭中，同馬來亞人民建立起了血肉不分的關係。而李光耀集團的傀儡軍隊正是爲其一小撮走狗集團的私利而建立的，這支軍隊盡管稱之爲“龐大”、“剛強勇猛”；但畢竟是沒有力量

的，只是一頭“龐大的紙老虎”。

作爲一個反共、反華的帝國主義傀儡的嘍囉，易亂談在談到國際問題時，未免要對當前世界革命的中心堡壘中國進行詆毀，易亂談走狗惡毒地攻擊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是大國沙文主義。在印巴戰爭問題上，李光耀傀儡集團更暴露出它的偽中立不結盟政策，當聯大以一百零四票的壓倒性多數票通過呼印巴雙方立即停火的議案時（雖然該案是不充分，未譴責印度的侵略），爲“新加坡共和國”却棄權；同時易亂談甚至責怪本地華文報章編輯及專欄作家，在處理新聞上偏袒巴基斯坦，說他們這樣做原因是中國也支持巴基斯坦，這是李光耀反動集團繼去年五月的砍殺報章、逮捕報人的法西斯暴行後，又一次對報章的公開開槍。李光耀傀儡集團一方面叫嚷不要偏袒巴基斯坦；一方面又不敢譴責印度侵略軍及它們所控制的東巴叛軍，正在東巴各處野蠻屠殺與迫害無辜的巴基斯坦人民，充分暴露它們的醜惡嘴臉。

中國一向來支持世界上被壓迫、被剝削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自印度反動派不久前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簽定所謂廿年友好的航條條約後，印度反動派在蘇修的支持下，悍然對巴基斯坦瘋狂的發動侵略。此舉當然是中國及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與人民所反對的。李光耀集團的對印巴問題的立場及惡毒詆毀社會主義中國，只能更暴露它們一貫所採取的反共、反華、偽中立的政策，更充分証明它們在聯大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席位問題上的假支持真觀感。

易亂談傀儡說：“現在世界局勢變幻，我們又生活在動盪不安的地區里，有誰又能保証此種非常永遠不會到來？”一語道出了這位行動黨寡頭部長的惶恐不安。當前世界的局勢，正是處在四海翻騰，五洲震盪的一片大好形勢下，局勢的發展愈來愈有利于革命的人民，一切革命隊伍里的人們，無不爲這東風壓倒西風的形勢而跳躍歡呼，唯有美帝國主義、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才感日偽惶恐不安，而拉扎克、李光耀傀儡的倒行逆施，也將在熊熊的革命烈火中被埋葬。



泰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號召泰國人民加強鬥爭，

打擊美國——他儂集團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一月十五日廣播】據泰國人民之聲電台廣播，泰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日發表聲明，號召泰國愛國民主力量團結起來，趕走美國侵略者，推翻他儂賣國法西斯獨裁集團。

聲明嚴厲譴責他儂賣國集團在

美帝國主義的策劃下，於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發動的政變。聲明說：由於這次攔截權力的政變，他們法西斯獨裁集團將更加肆無忌憚地全力推行它的賣國、禍國殃民的政策，不讓誰來反對和阻撓它。在軍事上，它將讓美帝國主義更進一步利用泰國去干涉和侵略泰國的鄰國，並派遣泰國軍隊到比

以前更加廣泛的範圍去侵略鄰國的戰爭。此外，它還讓帝國主義更加方便地到泰國投資，剝削和搜刮利潤，嚴重破壞民族工商業。它們的搜刮、貪污和對人民的剝削及掠奪，將更加變本加厲，它們對人民的壓迫欺凌和任意鎮壓、屠殺，將更加野蠻和殘暴。

聲明指出：這次發動攔截權力

的反動政變，反映了它們的虛弱和失敗。美國——他儂集團向人民的矛盾的發展將比以往更加劇烈和嚴重，在它們的同伙中也將產生更加深刻的矛盾。這些矛盾是它們所無法解決的，使它們更加日益孤立和虛弱。廣大人民的鬥爭和人民武裝的沉重打擊，將促使美國——他儂集團滅亡的日子早日到來。

聲明號召全體愛國民主人士團結起來，同心同德，用一切可以使用的鬥爭手段來進行抵抗，堅決打擊美國——他儂集團。支持人民解放軍，以自己的鬥爭配合廣大農村人民的武裝鬥爭。把美國侵略者趕出泰國，推翻他儂賣國法西斯獨裁集團，爭取獨立和民主。

聲明號召泰國共產黨全體黨員和泰國人民解放軍全體戰士緊密團

結，進一步提高思想和政治覺悟水平，同一切愛國民主力量團結在一起，充份動員群眾，建設和發展壯大人民的武裝隊伍，鞏固和有計劃地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廣泛促進人民戰爭，堅決地打擊國家和人民的敵人美國——他儂集團。

緬甸人民軍勝利 打退敵人進攻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一月十五日廣播】據緬甸人民之聲電台廣播，戰鬥在緬甸東北地區的緬甸人民軍英勇打擊前來進攻的寮溫僱傭軍，使敵人遭受損失。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人民軍把進攻的敵軍引進埋伏圈，然後以猛烈的火力向敵人射擊，在這次戰鬥中，人民軍打死敵人十七個，打傷敵人一批，俘獲敵人三個。繳獲各種武器十八件，子彈七千多發，炮彈五十一發，小型無線電收發機兩部，馬達兩部。

在這之前，於十二月十三日，人民軍的另一支部隊，在打退敵人進攻的戰鬥中，打死敵人指揮官一名。敵人指揮官一喪命，敵軍馬上逃成一團，拖着傷兵狼狽逃竄。人民軍繳獲一批武器和軍用物資。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六日，人民軍的一支小分隊插入敵人戒備森嚴的一個市鎮，打死敵軍一名，繳獲一枝卡賓槍，然後把敵人引誘到人民軍事先設下的埋伏圈，敵軍一進入人民軍的埋伏圈，就受到猛烈的打擊，又被人民軍打死打傷十多個。殘餘的敵人慌忙逃跑。

緬甸人民軍在打擊敵人進攻中，



泰國人民武裝鬥爭

和羣眾運動蓬勃發展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一月十五日廣播】泰國人民之聲電台去年十二月卅日廣播一篇報導，熱烈歡呼一九七一年泰國人民武裝鬥爭和羣眾運動的蓬勃發展。

報導說：在泰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一九七一年，泰國人民武裝鬥爭的烈火越燒越旺，目前為止，人民武裝活動的地區已經發展到三十八個府的一百七十多個縣。在許多地方建立的人民革命政權，得到了發展和鞏固。泰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解放軍不斷發展壯大，戰術和技術水平也有了進一步的提高，取得了出色的戰果。從年初到年底，人民解放軍和人民緊密配合，不斷主動地打擊敵人，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敵人的“圍剿”。據不完全统计：一九七一年，泰國愛國軍民同敵人戰鬥七百多次，消滅敵人一千七百多名，擊落擊傷敵機五十五架，擊毀敵軍車二十七輛，繳獲大量武器。人民解放軍和人民還搗毀他儂——巴博集團的警察署和“鄉村自衛隊”據點四十多個。

報導說：在人民武裝鬥爭勝利的鼓舞下，泰國各階層人民，反對美國——他儂集團，要求獨立、民主和人民權利的鬥爭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泰國農民比往年更加勇

地進行了多種形式的鬥爭，參加鬥爭的農民約三十二萬人。

具有光榮鬥爭傳統的泰國工人階級也廣泛地展開了鬥爭，特別是展開了反對美、日壟斷資本家的壓迫和剝削的鬥爭。據不完全统计：一年中，泰國工人進行了八十多次鬥爭，參加鬥爭的工人有兩萬多名。

廣大青年學生的政治覺悟也有了進一步提高，廣泛地開展了各種形式的反對美國——他儂集團的鬥爭。

成千上萬的其他階層人民，也展開了各種形式的鬥爭。一些遭受美、日壟斷資本排擠和打擊的企業主也參加了愛國鬥爭。

報導說：泰國人民的革命鬥爭，猛烈地沖擊着美國——他儂集團的統治地位。人民武裝的勝利和羣眾運動的蓬勃發展正在鼓舞着泰國人民在新的一年中，奪取更大的勝利。



黃鼠狼到大德光島修雞窩

青年

美英帝國主義的走狗李光耀又在搞其“下鄉訪問”的傀儡戲了。李光耀走狗這次到大德光島“訪問”，並不是出自關心人民，而是為着即將到來的所謂“議會選舉”作宣傳活動。另一方面是為迫遷全部大德光島上的居民製造反革命輿論。這就是俗語所說的“黃鼠狼來修雞窩、沒安好心”。

李光耀傀儡集團仍然不斷地徵召傀儡軍隊，妄圖配合拉扎克傀儡集團來阻擋人民武裝鬥爭的熊熊烈火。在這種情況下，李光耀集團在一年前利用“國防部”的名義宣布“徵用”了大德光島上的一千多英畝的土地，作為訓練其傀儡兵的大營地之一。李光耀傀儡集團的這一“迫遷令”的宣布，立刻使到大德光島居民大為震驚。過去李光耀傀儡集團在星島干盡了無理迫遷鄉村勞苦大眾的家園，使廣大勞苦大眾面臨居住的困難，甚至辛苦建立起

來的家園會在一夜之間被“有問題”的無情大火所焚燒。大德光島上的居民做夢也沒有想到李光耀傀儡集團這隻沾滿人民鮮血的黑手居然也伸向地處偏僻的大德光島上來了。頓時，平靜的大德光島便陷于不安的氣氛中，到處人心惶惶。農民時刻擔心耕地的失去而不安于工作。割膠工人也時刻擔心那只能裝上半碗飯的飯碗會因此而被打破了。現在農人的耕地果真的沒有了，膠工賴以生存的樹膠園也被割平了，居民的生活比以前更加痛苦。這就是李光耀傀儡集團帶給德光島居民的“偉大政績”之一，這種罪

行，廣大人民總有一天是要清算的。

現在李光耀妄圖欺騙大德光島上的青年，說什麼：“應該到星加坡本島去，因為，那兒有更好的前途，可以找更好的生活。”我們要告訴李光耀傀儡，大德光島上的青年不是“老務伯”（客語：笨蛋的意思），他們之中也有很多為了生活也從老遠的德光島跑去星島找工作，很多青年也和星島的青年一樣，飽嘗了失業的痛苦，以及工資低，生活費高，甚至不足維持本身的生活，更何況拿錢來補貼家用呢？這種痛苦的生活是我們所親身體驗過的。李光耀傀儡說什麼“到新加坡島去找更好的生活”那是徹頭徹尾的騙人鬼話。其實，它們的目的很明顯，就是希望大德光島的居民最好能夠自己搬走，好讓李光耀走狗更加方便來把大德光島變成帝國主義炮灰的訓練營。

李光耀走狗也慣于用改良欺騙來麻醉人民群眾。現在，當它到了大德光島之後，竟然狂叫道：“哦！這樣的生活不錯呀！”，妄圖以此來麻醉大德光島的居民及欺騙一些星島的群眾，使他們以為在傀儡集團的迫遷下，大德光島的居民是有了改善，甚至建築工人的生活也不錯了。這種說法和它經常在外國時欺騙外國的記者說星加坡是“繁榮”的、人民是“富裕”的並沒有什麼兩樣。李光耀是美英帝國主義的走狗，是廣大人民的死敵，是個十足的吹牛大王，在這一“訪問”大德光島時的所做所為，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暴露無遺了嗎？

走馬看花的調查

新工

壟斷資本家的大管工——李光耀，每當對工人講話，總是擺出一幅很關心工人的樣子，說出許多很動聽的話。

最近，又叫嚷着要照顧工人的安全了。還要派稽查員到各個工廠、工場進行調查，稽查老板有沒有為工人裝置安全設備。如果不是親眼看見它們的調查工作，誰都會被它的一番動聽話所欺騙的。

且讓我將所謂稽查員到我所工作的那間工廠調查的情況告訴大家吧！，我做工的那間工廠，規模不算小的眼鏡製造廠。安全設備好不好，我不懂得。但是，這工廠的許多機器是不安全，却是每個工友都曉得的。其中有兩架機器，全幅機器（連外殼）都有電，電筆觸在任何鐵的部份，都會發亮；另有五、六個插頭，是不能用手去開關的，必須用木棍去敲開，曾經有工友用手開過，險些觸電而死，工友們得了這個經驗，從此沒有人敢用手去開關；還有兩架機器的皮帶，沒有用蓋蓋住，據一般經驗豐富的工友說，這是非常危險的。大約一年前，曾有一架器的皮帶斷了，打了出來，幸好當時沒有人到場，否則一定不堪設想了。

工廠里這麼多機器有危險，稽查員來了，走馬看花地看了一遍，一點也查不出什麼來。後來，稽查員發現皮帶沒有用蓋蓋住的機器，就“噁哩咕嚕”的大罵老板，老板則一面低聲下氣的向他解釋，一面半推半拉地將他拖入辦公室里。

事後，許多工友都認為，這回老板一定遭殃了，一定要急忙叫人來修理機器了，誰知日子一天天過去，一點動靜都沒有，那些有危險的機器還是繼續地使用。

老板把稽查員拖入辦公室里干什么，我們姑且不去胡亂猜測。但如此走馬看花的調查，又能為工人帶來什麼安全？

“九大”文件名詞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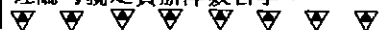
“政治報告”名詞解釋

買辦洋奴哲學

買辦是依靠外國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分子，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特有產物。外國資本家僱用他們來榨取這些國家的人民財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運動中，更利用他們來鎮壓和分化革命。洋奴是甘為洋人走狗的人。買辦、洋奴是一身二任的。

毛主席指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要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但是劉少奇之流却鼓吹一

切依賴外國人，宣揚“中國人不行”、“外國人才行”的反動論調，提倡“爬行主義”，老是跟在別人的後面甘願作為人家的奴隸。用洋框框、洋教條、洋理論、洋技術來束縛我國工人的手脚，讓資產階級的反動技術“權威”壟斷技術大權，讓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的“封鎖”來卡住我國工業科學的發展，使我國工業科學技術永遠不能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劉少奇一伙這種反動理論，就是買辦洋奴哲學。





毛主席著作選讀

論 聯 合 政 府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接上期)

國民黨擁有糧食豐富的廣大地區，人民每年供給它七千萬至一億萬市担的糧食，但是大部份被經手人員中飽了，致使國民黨的軍隊經常缺乏糧食，士兵餓得面黃肌瘦。中國解放區的主要部份在敵後，遭受敵人燒殺搶“三光”政策的摧殘，其中有些是象陝北這樣貧瘠的區域，但是却能用自己動手、發展農業生產的方法，很好地解決了糧食問題。

國民黨區域 經濟危機極端嚴重，工業大部份破產了，連布匹這樣的日用品也要從美國運來。中國解放區却能用發展工業的方法，自己解決布匹和其他日用品的需要。

在國民黨區域，工人、農民、店員、公務人員、知識份子以及文化工作者，生活痛苦，達于極點。中國解放區的全體人民都有飯吃，有衣穿，有事做。

利用抗敵發國難財，官吏即商人，貪污成風，廉恥掃地，這是國民黨區域的特色之一。艱苦奮鬥，以身作則，工作之外，還要生產，獎勵廉潔，禁絕貪污，這是中國解放區的特色之一。

國民黨區域剝奪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國解放區則給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

國民黨統治者面前擺着這些反常的狀況，怪誰呢？怪別人，還是怪他們自己呢？怪外國缺少援助，還是怪國民黨政府的獨裁統治和腐敗無能呢？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破壞抗戰、危害國家”
的是誰？

真憑實據地破壞了中國人民的抗戰和危害了中國人民的國家的，難道不正是國民黨政府嗎？這個政府一心一意地打了整整十年的內戰，將刀鋒向着同胞，置一切國防事業于不顧，又用不抵抗政策送掉了東北四省。日本侵略者打進內來了，倉皇應戰，從蘆溝橋退到了貴州省。但是國民黨人却說：“共產黨破壞抗戰，危害國家。”（見一九四三年九月國民黨十一中全會的決議案）唯一的証據，就是共產黨聯合了各界人民創造了英勇抗日的中國解放區。這些國民黨人的邏輯，和中國人民的邏輯是這樣的不相同，無怪乎很多問題都講不通了。

兩個問題：

第一個，究竟什麼原因使得國

民黨政府拋棄了從黑龍江到蘆溝橋，又從蘆溝橋到貴州省這樣廣大的國土和這樣衆多的人呢？難道不是由于國民黨政府所採取的不抵抗政策、消極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國內政策嗎？

第二個，究竟什麼原因使得中國解放區戰勝了敵偽軍長期的殘酷的進攻，從民族敵人手里恢復了這樣廣大的國土，解放了這樣衆多的人呢？難道不是由于人民戰爭的正確路線嗎？

所謂“不服從政令、軍令”

國民黨政府還經常以“不服從政令、軍令”責備中國共產黨。但是我們只能這樣說：幸喜中國共產黨人還保存了中國人民的普通常識，沒有服從那些實際上是把中國人民艱難困苦地從日本侵略者手里奪回來的中國解放區再送交日本侵略者的這種所謂“政令、軍令”，例如，一九三九年的所謂《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一九四一年的所謂“解散新四軍”和“退至舊黃河以北”，一九四三年的所謂“解散中國共產黨”，一九四四年的所謂“限期取消十個師以外的全部軍隊”，以及在最近談判中提出來的所謂將軍隊和地方政府移交給國民黨，其交換條件是不許成立聯合政府，只許收容幾個共產黨員到國民黨獨裁政府里去做官，並將這種辦法稱之為國民黨政府的“讓步”等等。幸喜我們沒有服從這些東西，替中國人民保存了一片乾淨土，保存了一支英勇抗日的軍隊。難道中國人民不應該慶賀這一個“不服從”嗎？難道國民黨政府自己用自己的法西斯主義的政令和失敗主義的軍令，將黑龍江至貴州省的廣大的土地、人民送交日本侵略者，還覺得不夠嗎？除了日本侵略者和反動派歡迎這些“政令、軍令”之外，難道還有什麼愛國的有良心的中國人歡迎這些東西嗎？沒有一個不是形式的而是實際的、不是法西斯獨裁的而是民主的聯合政府，能够設想中國人民會允許中國共產黨人，擅自將這個獲得了解放的中國解放區和抗日有功的人民軍隊，交給失敗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國民黨法西斯獨裁政府嗎？假如沒有中國解放區及其軍隊，中國人民的抗日事業還有今日嗎？我們民族的前途還能設想嗎？

內戰危險

迄今為止，國民黨內的主要統治集團，堅持着獨裁和內戰的反動方針。有很多迹象表明，他們早已準備，尤其現在正在準備這樣的行動：等候某一個同盟國的軍隊在中國大陸上驅逐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程度時，他們就要發動內戰。他們並且希望某些同盟國的將領們在中國境內執行英國斯科比將軍(3)在希臘所執行的職務。他們對於斯科比和希臘反動政府的屠殺事業，表示歡呼。他們企圖把中國拋回到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國內戰爭的大海里去。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現在正在所謂“召開國民大會”和“政治解決”的烟幕之下，偷偷摸摸地進行其內戰的準備工作。如果國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陰謀，阻止它的準備，那末，會有一個早上，要聽到內戰的炮聲的。

談 判

為着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為着防止內戰，中國共產黨在取得了其他民主派別的同意之後，于一九四四年九月間的國民參政會上，提出了立即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一項要求。無疑地，這項要求是適合時宜的，幾個月內，獲得了廣大人民的響應。

关于如何廢止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以及實行必要的民主改革等項問題，我們和國民黨政府之間曾經有過多次談判，但是我們的一切建議都遭到了國民黨政府的拒絕。國民黨不但對一黨專政不願廢止，對聯合政府不願成立，即對任何迫切需要的民主改革，例如，取消特務機構，取消鎮壓人民自由的反動法令，釋放政治犯，承認各黨派的合法地位，承認解放區，撤退封鎖和進攻解放區的軍隊等等，也一項不願實行。就是這樣，使得中國的政治關係處在非常嚴重的局面之下。

(待續)

* 注 釋 *

(3)斯科比是英帝國主義派駐希臘的侵略軍的司令。一九四四年十月，德寇在歐陸敗退，斯科比率領英軍，帶着流亡在倫敦的希臘反動政府，進入希臘。他指使並協助希臘反動政府進攻長期英勇抵抗德寇的希臘人民解放軍，屠殺希臘愛國人民，把希臘投入恐怖的血海中。

(短篇小說)

流滾滾河可蘇

— 動 草 —

(一)

夜悄悄地來了。

皎潔的月光盪漾在蘇河的水面上，蘇河在滾滾地流，深沉地唱……

……
高聳的鐘樓緩慢地發出了十二下沉重的聲響，已經是午夜了。蘇坡，這五萬多人口的城市不再喧嘩，而是在靜靜地休息了。

然而，有一些人還沒有歇息，那就是生活在蘇河上的渡輪工人，一盞紅燈在蘇河滾滾的波浪上前進。

從鐘樓望到對岸，那里有一個鄉村，叫丹絨阿加斯，約有一百家居民，都是渡輪工友。

椰樹下的一間亞答高腳屋裏，一盞煤油燈的火焰在微微地抖動着，暗淡的光芒照着一個馬來青年的臉孔，他在小籬子的地板上睡着，睡得很熟。

羅拉，已經十二點了，羅拉！一個老婦人從房子里跑出來向那青年叫着，聲音不很大。那青年似乎是十分疲倦，還在那里睡着。

羅拉！快起來，已經十二點了。老婦人的聲音提高了一些。那青年揉揉那惺忪的雙眼，一骨碌坐了起來。

羅拉，快去接阿雅(一)的班，已經十二點了。

那青年沒有說話，默默地從架子上拿了一件寒衣，就默默地走了。

在小徑上走着。到碼頭還有三百碼路，走已經來不及了，羅拉心里想着就放慢步伐跑了起來，夜風呼呼地在他耳邊響着，月光照着他壯健的身軀在飛快地向碼頭奔去。

到了碼頭，他喘着氣，剛好一艘渡輪靠岸了，一個船夫，一跛一跛地爬上岸來，正是他父親馬末。

羅拉，你沒有睡好吧！老馬末拍着羅拉的肩膀說。

睡不夠，雅！奧士馬病了，今天跑了一天，帶他去醫醫生，給他借點錢。羅拉說。

病得不重吧！布拉欣剛才放工回去都沒有提起他兒子病了，提起他女兒玉卡倒是真的。馬末笑笑地看着羅拉。

玉卡，伯吉(二)真的提起她，他說些什麼沒有？他反對……

羅拉有點緊張起來。

看你急成這個樣子，布拉欣說你和玉卡似乎很要好，我們回教的風俗可不能這樣，你們青年都是不憶風俗，不如先訂了親再來往。你看怎樣？馬末停了一下，聽

不見羅拉回答，又想到了一個問題對羅拉說：「你不是前天才拿卡吉(三)呀？怎麼今天奧士馬生病就沒有錢了？」

我……羅拉的臉紅了起來，斷斷續續地說不下去。

你拿去那里了，給玉卡是不是？

我，我買了件東西給她。羅拉不敢看阿雅(四)的臉孔，他望着那在波浪中起伏的船隻，已經有車在渡輪上等着了。

阿雅，我要去開船了。羅拉說着一個箭步就跳上那停在碼頭旁的汽船。

羅拉，慢點，你看那里，今天橋墩又多立了一個了。馬末指着在茫茫的月色下屹立在河中的橋墩說。

雅，我看見了，你回去吧。

好吧！橋一建好，我們就要失業了。老馬末搖着身子慢慢地踱回家去了。

羅拉駕着汽船，推着費里向河中駛去，午夜過後，正是退潮的時候，水流湍急，羅拉已經熟悉了水流的性質，他把船開向上流，繞個弧形，這樣才能準確地到達對面的碼頭。

船到了河中，正是接近新建的蘇河大橋的時刻。今天橋墩又多立了一個。這時爸爸的話又在羅拉的耳邊迴旋。

一共已經好了八個，橋一好，我們就要失業了。羅拉算算橋墩，對自己說。心里在盤算着，怎麼辦呢，再過六個月，橋也許就會好了，那時候，我們的村，丹絨阿加斯將變成什麼樣子啊！也許許多人將要挨餓呀，他想到他的家，想到玉卡的家、想到村中的小孩子天真的臉孔，和許多長久相聚在一起的親友們，那時將被迫分離，孩子挨餓的哭叫，這情景像檸檬樹的刺一樣，在刺着他的心，他下意識地叫了起來：「不能，我們要反抗，要團結起來，要為未來的生活鬥爭。」

但是要怎樣做呢？這倒是一個難題，他從來就沒有看過工人的鬥爭，只有聽過一點點故事而已，想想之後，他終於決定找布拉欣商量，他是這里的老工友，平時工友都

尊敬他，而且和爸爸又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一起工作、一起休息。只是他的脾氣十分不好，聽爸爸說這是因為日本時候他的迷尼(五)被日本軍官污辱和殺害之後才開始的，二十一年來，他沒有再續絃，玉卡那時才三個月大而已，小的時候羅拉的媽媽會照顧過她。

想着想着，船已經抵達對岸的碼頭了，「砰」的一聲，費里上了卡，羅拉不得不把這思潮暫時擱在一邊，去用他的茶點了。

茶攤上碰上幾位渡輪的工友在那里，一面喝茶一面說着話。

聽說那害人的橋，六個月後就要通車了，我們怎麼辦呀！一個渡輪工友說。

六個月後才打算吧！不然去申請一塊地來翻種，也能過活。

又一個渡輪工友說。

A，你是士巴魚的頭腦(六)，申請土地這樣容易啊！說要就會有啊！東姑是你爸爸。前天做奧比(七)的各爾尼告訴我：申請土地的一共有三四萬人，有咖啡園的，有地位的先拿，拿督初呵一申請就是一萬依格，他自己批准的。你呢？最好和蘇河的魚兒一起爭吃吧。

說這話的是一位老渡輪工友，他穿着黃赤色的渡輪工友制服，他腳上的樹膠鞋，一隻是藍的，一隻是青的。他正在抽着落蘭草捲着的香烟，黝黑的臉孔布上幾條深深的皺紋，可是說話的聲音却十分朗健。

羅拉看着他，出乎他意料之外，那正是他想要找他商量的布拉欣。

伯吉，你還在這兒，我阿雅說你已經回去了。羅拉想起他爸爸對他說的話又有一點臉熱起來了。

唉，羅拉，我們正在談以後的事。渡輪停船的事，你有想到這些問題嗎？本來我已想回去了，但是這些日子來，我一直為這問題擔心啊，反正也睡不着覺，就在蘇河旁坐着，聽聽這蘇河流水的聲音。我已經在這兒工作了三十多年了，沒有想到將要落到什麼地步啊！布拉欣無限感慨地說。

伯吉，我想，我們應該到市議會走一趟，把我們的情況和要求向市議會的政府人說說。看他們將會為我們做怎麼樣的安排！伯吉，你說這意見怎樣？羅拉把心里的話說了出來。

羅拉，你想得像小孩子，市議會的政府人會把我們看在眼裏嗎

？一個渡輪工友說。

“你不能這樣說，羅拉的意見是對的，我們可以先去市議會走一趟。可能他們不會管我們，不過我們第一步必須是這樣做。”布拉欣的眼睛這時有了光彩，像兩盞掃探燈在工友們的臉上溜來溜去。

“如果他們不理我們了，我們將怎麼辦呢？”一個叫拉日的工友問。

“怎麼辦！我們罷工！看他們怎麼過河，這是交通要道啊，每天經過的車輛就有整千輛，人就好幾千，難道他們會不管嗎？”羅拉憤憤地說。

“你說得對，不過，這要大多數人的看法一致才行啊！看法一致了，人就會團結，如沒有人同意，有人反對，誰要出來作頭呢？”布拉欣向那幾個工友說。

“伯吉，你就出來作頭吧！不過看法不同總是會有的，只要向他們說說清楚，我想大家都會同意的，因為這是大家的問題，大家未來的生活問題啊！你們大家的意見怎樣？”羅拉對布拉欣說完之後又轉問工友。

“我想只有這樣做吧！後果如何還是阿拉決定的。”一位老工友說。

“這是我們決定的，不是阿拉，如果我們不罷工阿拉會給我們飯吃嗎？”羅拉激烈地向那位工友反問。

“你能做工就是阿拉給的。”那工友說。

“笑話，現在阿拉說我工作，但我的手不動，油門不轉，你看阿拉能叫那艘船開去嗎？”羅拉指着那艘船說。

“不要爭了。羅拉說的較有道理，我們老了，他是新派哩！”布拉欣說着站了起來，望望河岸那邊閃爍的燈塔，又回過頭來對羅拉說：“後天，我們兩個都沒有工作，我們到全村去走走，看看大家的意見如何，再作決定。現在我要回去了。”

“好吧，我載你過去。”羅拉說着又跳下船去把費里推向對岸。茶攤上的工友還在那里。蘆河波浪拍岸的嘩啦嘩啦聲響當掩蓋了他們的談笑聲，有時隱隱約約還有話語沖出來。“布拉欣是老一輩的頭子，而羅拉是新一輩的先鋒。”

(二)

羅拉在家里等着爸爸回來吃晚飯。他已經兩天沒有和阿雅說過話了。他從河的這一邊開船過去，剛好他爸爸又從對岸騎過來，他回來的時候，爸爸已經睡了，他睡的時候，爸爸正上工去了。

今天他有許多話要和爸爸說，當然並不是玉卡的事，而是更重要的事。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羅拉

在計劃着應該怎麼對爸爸說，爸爸可是個老頑固，如果他不同意的事情，你怎麼說他也是不會聽的，當然要有辦法說服他才行，如果他不聽的話。

六時過了不久，老馬末終於回來了。

“阿雅，我在等你吃飯。”羅拉露出了滿臉笑容迎了上去。

“看你今天有點不同，羅拉，到底是有什么喜事？你決定了。”

“雅，決定什麼了？”

“不要裝傻，和玉卡的事。”

“噢，不是的，不是這件事，還有一件大事，是關係到我們渡輪工友的未來生活問題。我們一邊吃飯一邊談吧。”羅拉說着和馬末在樓板上圍坐下來。

“雅，奧士馬今天早上去做工了。我對他說不要做太快，順便和工友說，慢慢作，橋一好，我們就失業了。”羅拉說。

“這有什麼重要啊！馬末感到有點失望。

“雅，明天，我們要到市議會去投訴，說明我們渡輪工友們的要求。你同意我們這樣做嗎？雅，你一定要同意才好。”

“你們真的要這樣做啊！這是和政府反抗的，羅拉，你為什麼說我一定要同意才好呢？”

“雅，我們全村的人都答應了。”羅拉說。

“誰說的，至少有一個人不答應。”馬末說。

“雅，你指的是誰呀！”

“布拉欣，他一定不會答應，我和他同工作二十多年了，他一直是好好先生的。”

“不！雅，你說錯了，這是全村人的命運啊！布拉欣，不但不反對，而且還帶頭呢！今天布拉欣和我一同拜訪了全村的工友，他們都支持我們的行動，而且有好幾個工友明天要和我們一起去呢！”羅拉激昂地說。

“蒂瑪！快出來呀！”馬末沒有回答羅拉的話，却把他老婆喊出來了。

“什麼事啊？”蒂瑪從廚房里跑出來，還一面在擦着沾上咖哩的手。

“你看這孩子，他要上市議會去取鬧了。”馬末一面說着，一面把他們決定的事跟蒂瑪說了。

“羅拉，這怎麼可以啊！政府人不會放過我們的。”蒂瑪十分慈祥地向羅拉勸說，似乎想要說服他的樣子。

“媽！你太慈祥了。媽！你說錯了，如果政府人不管我們的要求的話，不是他們不放過我們，而是我們不放過他們！”羅拉站了起來，過份的激動使他身體微微顫抖。

“哈哈，好小子，口氣可不小啊！”馬末突然大笑起來，這情景使羅拉感到意外而莫名其妙。他

正想發問的時候，門被人推開了，一個人走了進來。

“馬末，什麼事這樣高興啊？”那人一面說，一面就在地板上坐下來了。

“布拉欣，剛才我們家里有一場爭論，你來遲了一步了。”馬末笑着說。

“爭論！爭論那有這樣高興的事？”

“當然這不是平常的爭論。爭論中我得到了兩個看法。第一我一直担心的問題，就是渡輪停航的出路問題，總算有了一個計劃。第二我兒子羅拉已不是我想像中的孩子了，他能辨別是非，而且能言善道，也十分勇敢，雖然還沒有在行動上，不過我已有了預感。”馬末說這話的時候，不時看着羅拉。羅拉起初是窘在那里，後來臉部的表情複雜地起着變化，終於眼里流動着淚光。他一個箭步跑過去捉着馬末的手。

“雅，你答應支持我們了。”羅拉說。

“當然，這是全村工友的事。”

“為什麼，剛才……”羅拉說到一半停住了。

“剛才我想試試你的決心，再說你為什麼不事先告訴我。”馬末說。

“我本來想和你商量的，只是這兩天，我們都沒有見面。”羅拉解釋說。

“好了，好了，明天你去不去？”布拉欣對馬末說。

“當然是去的！”

“好吧，明天九點在船頭集會。我先走了，還有幾位工友沒去通知呢！”布拉欣說完就拉開門出去了。

(三)

隔天，羅拉起得很早，吃了幾塊麵粉糕就出去了，他去找玉卡，想通知她一聲，心里又有點矛盾，如果布拉欣在的話，就說不成了。

他還是決定試試看，就走去敲門了。屋里靜得很，敲了幾次，才有人走來開門。門開了，露出了一個馬來少女的臉孔，看去約有二十歲，瓜子型的臉上掛着一對烏溜溜的大眼睛，她赤着腳，穿着一條褪色的沙籠。

“玉卡。”羅拉低聲叫她，開門的正是玉卡。

“芝，有什麼事？”玉卡親切地問。

“伯吉出去了？”

“他一早就出去了。”

“他沒有告訴你關於我們的事？”羅拉說。

“我們的事？沒，沒有說啊，”玉卡紅着臉說。

“不是，我們渡輪工友的事，今早我們要上市議會請願，結果如

何還不知道。我先來告訴你一下。

羅拉說：“要小心一點，但應該夠順利。”

“我走了。”羅拉的心情有點緊張。他一直走到蘆河岸邊的石階上坐下，凝視着滾滾流去的河水。

古老的大鐘響了九下，有好多工友在那里集合了，他們都穿着黃赤色的制服，其中有布拉欣、馬末、拉日；羅拉忙從岸邊站起來跑去集合。

“現在決定決定吧！我們幾個作為渡輪工友的代表，你們照舊上工去吧！等待我們的消息，再作下一步的安排。”

市議會的大門九點半才開，布拉欣一夥人就走了進去，一個管理人馬上過來攔住了他們。

“你們要做什麼？”那管理人向他們問道，聲音裝得很大，但又因害怕而顫抖。

“我們是渡輪工友的代表，我們要見市議會的主席！”布拉欣也提高了聲量說。

“他還沒有來！”

“沒有來！九點半還沒有來。”

布拉欣說着回頭來又對工友說：

“主席先生昨晚大概是看半夜場。”

“工友們都大笑起來了。只有那管理員窘在那里。

“這樣吧！沒有來，我們在這里等他來。”羅拉也說話了。

“好吧！就等着吧！”布拉欣也附和着說。他們就在椅子上坐下來。

十點鐘過了，一個穿着西裝的中年人跨着大步走進來，手里拿着一個占士邦的皮夾，脚下烏亮亮的皮鞋在咯咯地響，他眼睛望着高處和水平線約成了三十五度角，他走過布拉欣他們的時候，根本沒有把他們放在眼里，說得正確些是根本看不見他們。

“主席來了，我們和他談去。”布拉欣說着站了起來，羅拉他們也跟着站起來，一起去見主席去了。

主席在旋轉的沙發椅上坐着，看見他們進來了，起初先吃了一驚，接着就表現出一種統治者高高在上的姿態來。

“你們是來做什麼的？”主席問。

“我們是渡輪工友的代表，要和你講我們在渡輪停航后的要求和對我們以后生活的安排。”布拉欣說。

“渡輪停航麼，至少是六個月后的事，你們這樣急做什麼？”主席說。

“六個月一下就到了，我們得有個準備才行啊！”布拉欣說。

“噢，準備，是誰叫你們做代表的？”主席問。他細小的眼睛在肥胖的鼻孔裏滴溜地轉動着，似乎要把布拉欣他們的輪廓描繪

下來。

“我們都是自願的，全體工友都支持我們，叫我們和你先談談。”布拉欣說。

“噢，你們的意思是先談談，然后又怎樣呢？”主席捉住了這話題。

“先談我們的要求：第一我們要市議會在我們解僱之前，給我們足夠的賠償，第二我們要求解僱之后給我們安排工作。只有這兩件事，希望你給我們答覆。”布拉欣說。

你們的要求太過份了，又賠償、又安排工作，這樣你們不是比沒有解僱更溫冬的嗎？”主席說着嘴角露出一絲笑意。

“這完全沒有過份，你要知道，我們已經工作了三十年了，我們替你們賺了多少錢啊！你看我這隻腳為什麼有點跛，是在一次水災時為搶救一艘汽船跌斷的。拉日的孩子，上工不久就在一次英皇誕辰的熱鬧夜晚，渡輪太過擁擠，他為了維持安全，結果跌入蘆河，被大水沖去了，這些事，你知道嗎？主席先生？”馬末這時說話了，他心里已經有了火。

“我們沒有閒情管這些小事。你剛才說先談談，然后又怎樣呢？”主席顯得有些不耐煩地說。

“然后怎樣，這要看你們的態度了，如果你們置之不理，我們自有我們的打算。”布拉欣說。

“既然你們自有打算了，又何必到這里卡較？”主席說。

“你的意思是不想管我們了，不把我們的要求當一回事了？”布拉欣問他。

“告訴我們吧！我們管不了，這些船是蘇丹的，你們是他的工人。你們找他去吧！哈哈！你們敢嗎？”主席笑了起來。

汝峇卑(t)！你太小看我們了！你等着瞧吧！看你怎樣過河！”羅拉站了出來指着主席說。

“你！你們這些必那當(t)！”主席說着就要打電話，大概是要向警方求救援了。

“我要教訓他！”羅拉說着跳了出去，却被布拉欣一把拉住了。

“我們大家先回去，大家商量之后再作決定吧！”布拉欣說着退了出去，他們一起向船頭走去。

“峇卑的人！”羅拉說。

到了船頭，那里有許多工友在等着，他們向布拉欣迎了上來。

“今晚十點在我家集合！我們上工吧！”布拉欣只是簡單地告訴他們幾句話。

四

晚上沒有月亮，靜靜的丹絨阿加斯村一片黝黑，只有那不甘寂寞的虫兒，有時頑皮地高唱幾聲。

椰樹下，一盞煤油燈亮着，那時高時低的火焰在拂拂的夜風里搖曳着。燈旁圍了許多人，有的坐着

，有的站着、更遠的地方還有兩位青年在放哨。

布拉欣先發言，他把單上在市議會的爭向大家簡單地說了一遍。

“我想我們只有採取一些有效的行動，看大家的意見如何？”布拉欣說。

“只有停工抗議了。”一個工友說。

“要全日停工呢？還是半天停工？”羅拉提出了問題。

“當然是全日停工了！這樣才能顯出我們的力量！”那個工友又說。

“我想先施行半日停工，就是晚上才停工，第一是為了不影響人們工作，使他們會支持我們，第二給政府一個警告，夜里的交通線將被切斷。這樣做是先引起人們的議論。”羅拉站起來作了分析。

“先這樣比較好！如果對我們的鬥爭有利，我們再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另一個工友說，其他的工友都表示同意這樣的看法。

“那麼我們什麼時候實行呢？”馬末問道。

“大家都同意羅拉的意見，就這樣決定吧！說做就做，我們明晚就實行吧！”布拉欣在向大家宣告一項鬥爭的開始。

“好吧！我們事先可以通知一些親友和一些認識的居民，叫他們晚上不要過河就可以了，至於那些政府人就讓他們去等吧！”馬末這樣建議。

“好吧，今晚的爭就決定了，讓大家分頭去做吧。”布拉欣站起來，大家都各自散了。

(四)

夜間停航的行動開始了三天，這三天來除了居民的議論之外，市議會當局也知道了這件事，但他們還是採取旁觀的態度。

這三天來，也發生了一些動人的場面，比如說第二天的晚上吧。

那晚十二點過了，羅拉、布拉欣、馬末，還有幾個工友在碼頭守夜。他們在那里一邊談着一邊抽着落各烟。這時就有幾輛車開過來了，它們是一排駛來的，而且聲音很響，聽起來是大型車輛。

車輛越來越近了。

“是軍車啊！”羅拉第一個叫了起來。

(待續)

※ 注釋 ※

注(一)：爸爸。

注(二)：伯伯。

注(三)：妻子。

注(四)：糞水。

注(五)：傻瓜。

注(六)：賺的意思。

注(七)：豬。

注(八)：畜生。



美蘇兩霸為爭奪南亞次大陸和印度洋而加緊活動

【中國新聞社北京1月9日訊】在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支持印度反動派用武力侵佔東巴基斯坦之後，美帝國主義正策劃加強它在印度洋的軍事力量。跡象表明，美蘇兩霸正在為爭奪東南亞次大陸和印度洋而進行緊張的活動。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弗里德海姆一月六日宣布，在印巴戰爭期間美國派往孟加拉灣的一支由一艘航空母艦和七艘其他艦只組成的特混艦隊將不定期地留在印度洋，它在印度洋的活動“目前還沒有終止日期”，原因之一是為了使第七艦隊的軍艦多取得一些在印度洋活動的“經驗”。他強調說，美國軍學當局“始終把印度洋看作是世界的一個重要戰略地區”，“我們對那個地區感興趣”。

弗里德海姆同時宣布，從今年一月一日起，美國在印度洋地區“擔負的責任”已由大西洋司令部轉到太平洋司令部。他強調指出：“這一部署顯然同（南亞）次大陸的國際局勢有關”。

弗里德海姆在宣布上述消息的同時，還談到了美國正在印度洋中的迪戈加西亞島上建立一個通訊站的情況。他還證實，美國已經接管

了英國在波斯灣地區的巴林海軍站，作為美國的中東特混艦隊的基地。美國合眾國際社在報道上述消息時指出：“這項決定就是要加強美國在印度洋的力量。作出這個決定的一部份原因是英國撤出蘇伊士以東，一部份原因是蘇聯經常有十二艘到十五艘軍艦呆在這個地區”。同一天，美國第七艦隊司令威廉·麥克聲稱，第七艦隊將“保持高度度的戰鬥戒備狀態”，“越來越多地跟蹤蘇聯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艦只”。

美、蘇對南亞次大陸和印度洋地區的爭奪由來已久。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從一九六五年開始派遣艦只打着“訪問”的旗號闖進印度洋，一九六九年開始向印度洋派出常駐艦隊。一九七一年，蘇聯太平洋艦隊的巡洋艦隊的巡洋艦編隊駛入印度洋進行軍事演習。同時，蘇聯還用一些海軍艦只換取了印度的幾個

海軍基地的使用權。美帝國主義則不斷派遣軍艦到印度洋“巡弋”，並且勾結英國在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迪戈加西亞島加緊修建軍事設施。去年底，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支持印度反動派對巴基斯坦發動侵略戰爭，美國認為這是對它在這一地區的“利益”的重大“挑戰”，便把號稱“世界上最大的核動力航空母艦”“企業號”和其他幾艘軍艦派到孟加拉灣去“顯示力量”。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也不“示弱”，它也向孟加拉灣派出了它的太平洋艦隊的一些艦只。印度用武力霸佔了東巴基斯坦後，蘇修加緊和所謂“孟加拉國”的傀儡集團進行勾搭，企圖進一步擴大和鞏固它在南亞次大陸和印度洋的勢力範圍。上述種種跡象表明，美、蘇兩霸對這一地區的爭奪必將日益激烈。

然而，由一兩個超級大國任意干涉別國事務，任意劃分勢力範圍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南亞次大陸的事務只能由這個次大陸的各國人民來管，印度洋地區的事務只能由這個地區的各國人民來管。美帝、蘇修獨霸不行，瓜分也不行。它們對這一地區的干涉和侵略只會激起這個地區的人民群起而攻之。它們的侵略擴張陰謀必將遭到徹底破產。

美帝拉人下水的新陰謀

《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

【中國新聞社北京一月十四日訊】美國政府正在策劃糾集一批國家，組織一個所謂“國際援助借款團”，給柬埔寨朗諾——施里瑪達傀儡集團輸血打氣。這是美帝國主義在印度支那的處境越來越困難的情況下，加緊侵略柬埔寨的一個新陰謀。

一年多來，在柬埔寨愛國軍民越來越猛烈的打擊下，美帝走狗朗諾——施里瑪達集團已陷入了一籌莫展的困境。只是靠了美國主子的豪養，金邊的一小撮賣國賊才得以苟延殘喘。而處於內外交困的美帝國主義，由於侵略印度支那遭到慘敗，財政經濟危機日益嚴重，日子也很不好過。美國既要挽救朗諾集團朝不保夕的命運，又想減輕自己的負擔，所以就搞這樣一個“合股公司”，拉人下水。這就是“尼克松主義”鼓吹的所謂利用“美國伙伴的權力”，“推動和鼓勵人們共同干”。

美國要讓日本在它的這個“合股公司”中充任二號股東，這是毫不奇怪的。美帝國主義急於起用日本軍國主義作為它侵略亞洲的急先鋒，日本反動派也一心要在亞洲進行擴張。佐藤反動政府早就企圖更深地插手印度支那，給了朗諾傀儡集團不少“援助”。現在，美國正式讓它入股，顯然是日本反動派求

之不得的。但是，我們要警告日本反動派，你們如此積極地充當美帝侵略印度支那的幫兇，是絕不會有好下場的。

這個“合股公司”中，還有泰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這些國家本來已派兵參加美帝侵略印度支那的戰爭，現在它們也要進一步為美國侵略者效勞，也必將自食其果。

美國開列的這個所謂“國際援助借款團”的名單中，還包括某些東南亞國家。人們知道，這些國家主張實現“東南亞中立化”。如果它們追隨美國侵略者，去支撐為柬埔寨人民所唾棄的朗諾——施里瑪達傀儡集團，那豈不是同它們所標榜的主張背道而馳嗎？

柬埔寨人民抗美救國戰爭正在迅猛發展，最近又取得了新的更大勝利。搖搖欲墜的朗諾——施里瑪達集團遲早要被柬埔寨人民送進墳墓。不管美國侵略者玩弄什麼樣的花招，都救不了它的走狗的命，避免不了它在柬埔寨的徹底失敗。

非洲國家一些報刊

譴責英國和羅得西亞

政權玩弄新騙局

【中國新聞社北京1月16日訊】非洲國家的一些報刊譴責英國和羅得西亞種族主義政權又在申演一場醜劇，即由英國派出一個所謂“委員會”到羅得西亞去“測驗”，英國同羅得西亞當局達成的“協議”是否仍為人民所接受。坦桑尼亞《民族主義者報》一月七日發表社論指出，英國的這個行動，是為了給它同羅得西亞當局達成的“協議”，披上“合法”的外衣。

社論說，道格拉斯·霍姆和史密斯去年十一月在羅得西亞做成的出賣（津巴布韋人民的）交易，是對人類犯下的罪行，這永遠是個罪行。

社論指出：“一切使這種出賣‘合法化’的企圖也是非法的，是對津巴布韋人民、非洲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犯罪。”

（轉入第十一版）



《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

歡呼龍鎮解放

【中國新聞社北京1月15日訊】老撾愛國軍民以銳不可擋之勢發動猛攻，于一月十日和十二日先後解放了敵人長期盤踞的战略要地桑通和龍鎮。這個新的輝煌戰績，是對美帝國主義、老撾右派勢力和泰國帶兇軍的沉重打擊，是對印度支那三國人民抗美救國鬥爭的重大貢獻。中國人民向英雄的老撾人民表示熱烈祝賀。

龍鎮是美帝國主義豢養的王寶“特種部隊”的老巢，也是美帝在老撾經營多年的規模宏大的間諜情報中心。在龍鎮一帶，駐有大批王寶土匪武裝和許多美國軍事人員，還有幾千泰國帶兇軍。長期以來，美帝國主義千方百計保住這個战略基地，指使王寶匪軍與泰國帶兇軍對老撾解放區不斷進行“蚕食”進攻，指揮美國战略轟炸機對老撾解放區和交通要道實施狂轟濫炸。現在老撾愛國軍民經過激烈戰鬥，搗毀王寶匪巢，痛殲泰國帶兇軍，拔

掉了美帝安下的這顆战略釘子。這對鞏固上寮解放區和對整個老撾戰局的發展，具有很大的意義。

龍鎮、桑通的解放，以及查爾平原——芒緩大捷，有力地說明老撾愛國武裝力量的迅速壯大發展。他們的戰鬥意志越來越旺，戰鬥力越來越強。老撾解放區從北到南已聯成一片。無論在上寮的查爾平原，或者下寮的波羅芬高原，老撾愛國軍民都在主動進攻，乘勝追擊。這些新的成果對老撾人民和印度支那三國人民抗美救國戰爭的勝利發展，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當前，整個印度支那的形勢好得很。越南人民、老撾人民、柬埔寨人民都在打勝仗。美國侵略者不

管從空中轟炸，還是在地面反撲，都不可能挽救它自己的失敗。什麼“越南化”、“高棉化”或“老撾化”，都是行不通的。印度支那問題只能按照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利益和他們自己的主張來解決。美帝國主義必須立即停止侵略越南、老撾、柬埔寨的一切戰爭行動，必須無條件地迅速、全部撤出一切美國侵略軍和外國帶兇軍。美國侵略者在印度支那的任何掙扎，只能加速它的徹底失敗。

羣眾運動簡訊

【中國新聞社北京1月16日訊】羣眾運動簡訊△美國紐約市正在堅持罷工的一千多名電話工人十二日舉行示威遊行，抗議壟斷資本家破壞工人的鬥爭。示威工人同鎮壓他們的警察進行了英勇搏鬥。美國壟斷統治集團向國內人民轉嫁財政經濟危機的措施，使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一天天下降。為了爭取生存權利和反擊壟斷資本的進攻，去年七月十四日美國五十萬名電話工人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全國規模大罷工。紐約三萬五千名電話工人勇敢地投入了這一罷工鬥爭，並且頂住了壟斷資本家和聯邦機構官員施加的種種壓力，一直堅持罷工鬥爭到現在。這次罷工鬥爭沉重地打擊了美國壟斷資本。

△加拿大全國一千六百名民航機場通訊技術人員一月十三日舉行二十四小時全國性罷工，要求增加工資和爭取罷工權利。這次罷工首先從加拿大東南部的蒙特利爾市開始，隨即擴大到多倫多市。接着，加拿大首都渥太華市、西南部的卡爾加里市和溫哥華市等地機場的通訊技術人員也起來響應。這次罷工使加拿大的航空運輸受到影響。

△英國一批羣眾一月十三日在倫敦舉行示威，支持西南非洲（納米比亞）工人為反對種族壓迫和剝削而舉行的罷工鬥爭。示威羣眾舉着標語牌在市區特拉法加廣場附近的南非高級官員公署面前布置了示威糾察綫。他們的標語牌上寫着：“支持納米比亞人罷工反對種族隔離！”“為反對勞工法而鬥爭！”“權力歸于納米比亞人民！”示威羣眾還散發了許多傳單。正在舉行大規模罷工的英國各地煤礦工人，也紛紛表示支持和聲援西南非洲工人的鬥爭。

阮維楨部長呼各各國人民和政府 加強對越南人民正義事業的支持

【中國新聞社北京1月16日訊】據河內報紙報道：越南民主共和國外交部長阮維楨一月十日寫信給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部長、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老撾愛國戰線黨中央委員會、老撾愛國中立力量聯盟和其他國家的政府，代表越南人民和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對這些國家的人民和政府嚴厲譴責美國出動飛機大規模襲擊越南民主共和國和支持越南人民的正義鬥爭表示感謝。他並且呼各各國人民和政府制止美國的新的軍事冒險。

阮維楨部長在信中說：“美國在阻撓關於越南問題的巴黎會議的同時，進行反對越南民主共和國新的軍事冒險，這更加暴露出尼克松政權強化和延長侵略越南和印度支那各國的戰爭的真面目。進一步揭穿了尼克松政權的和平欺騙論調。”

阮維楨部長指出：“和平解決越南問題，讓美國體面地撤出戰爭和早日把被俘的美國軍隊遣送回家的途徑，是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的七點解決辦法。但是，尼克松政權至今仍然沒有對這個合情合理的建議予以答復。很明顯，它的真正意圖並不是拯救美國‘俘虜’，而是尋找借口來繼續進行侵略戰爭，延長美國在越南南方的軍事佔領，維持阮文紹偽政權作為其在越南南方推行侵略戰爭‘越南化’計劃和美國的新殖民主義的工具，為

美國繼續用空軍對越南民主共和國進行戰爭的行徑進行辯解。”

他說：“只要美帝國主義還侵略和干涉越南，越南人民就決心堅持和大力促進抗美救國戰鬥，直到取得徹底的勝利。這是美帝國主義的任何殘暴力量 and 任何狡滑手段都動搖不了的鋼鐵意志。”

阮維楨部長揭露美國政府目前仍然威脅要用空軍襲擊越南民主共和國、強化和擴大印度支那戰爭，並威脅要破壞關於越南問題的巴黎會議。阮維楨部長呼各各國人民和政府及時制止美國的新的軍事冒險，加強對越南人民的正義事業的支持。

（接第十版）

社論說：“不管還要多長時間，拿起武器的津巴布韋人民總有一天要懲罰這些非法行為和罪行，這是必然的。”

索馬里《黎明報》一月七日的社論譴責英國的這種“測驗”將給史密斯為所欲為的無限制的權力。

社論還說：英國在安全理事會否決索馬里關於拒絕英國同羅得西亞當局的“協議”以及繼續制裁羅得西亞史密斯政權的提案，說明了英國卑鄙的陰謀手法。

馬里《發展報》不久前發表評論說：道格拉斯·霍姆——史密斯協議“是一個新的慕尼黑協議”。





黨總部更換電話號碼

我黨總部的電話號碼經已更改，今后大家如有任何賜教，請撥：862878號或39595號。

“人民生活 越來越美好”？

明明是物價不斷地高漲、失業人數越來越多、工資一日一地下跌，人民生活越來越困苦。然而傀儡政權的頭目一拉惹勒南，却認為可以“自豪”地說：“失業的人數已經減少，人民的收入普遍增加。跟一九六六年比較起來，每月收入在三百元至一千元之間的人士已經增加了五巴仙，而收入在一百五十元以下的人士已經從十二巴仙減少至七巴仙。”根據這樣的數字，很自然地又得出一個“人民生活美好，豐衣足食”的結論來。

與事實相對照，鬼曉得這個“增加五巴仙，減少七巴仙”的統計數字是怎樣算出來的？！不過，姑且讓我們相信有“增加”吧！假設一個家庭，五年前每月的收入是一百五十元，現在每月的收入是兩百元，能不能說這個家庭，比以前生活的好呢？稍有生活常識的人，都知道不能的。因為今天的日用品比以前貴得多，車費、房租、水電費也比以前增強了好幾倍。現在的二百塊錢不過等于以前的一百五十塊錢或者還要低，既然這樣，生活能好到那里去呢？

傀儡政權最善于用“統計數字”來騙人。拉惹勒南在談到“人民的收入普遍增加”的時候，難道不知道人民的支出也在迅速增加，而且是達到驚人的地步嗎？

生活在星島的人民，從他們的生活體驗中，必然知道生活是“越來越美好”呢，還是越來越困苦？

李光耀傀儡集團

是迫遷的罪魁禍首

本月十八日，泰國的盤谷銀行星加坡分行要收回其在絲絲街與麥加南街交界處的十五間店屋，受影響的住戶將近整百家之多，他們多數是在這里住上了幾十年的歷史了。這些居民都是一般的勞苦群眾，他們有的是碼頭工人，有的是小販，有的是一些出賣勞力的工人們。而對着這個迫遷，他們今后的生活問題將面臨極大的困難。

“公理”何在？

把迫害人民的手段和陰謀“合法”化的反動機構——法西斯偽“法庭”，最近舉行了一九七二年度“開庭儀式”的鬧劇。

在這個鬧劇上，偽“大法官”除了再度狂妄叫囂“法律必須被尊重的重要性”之外，還大嚷大叫什麼

“公理與律例必須被列為大前提的絕對重要性”和什麼“司法人員要公正無私地執行法律任務”等等。

大家都知道，在反動派的統治下，法律是它們用以迫害政治對手和人民群眾，並把它們的法西斯行徑“合法化”的工具。它們的“法律”並不是根據什麼“公理”，也不是什麼“為謀求社會的進步、繁榮和安寧”，而是根據它們自己的需要制訂出來的。

讓我們看看過去的一些例子吧！

凡是反對李光耀傀儡集團法西斯行徑的人士，經常被套上一個“反國家份子”、“竊共份子”的罪名，就加以秘密監禁，根本不需要有什麼“證據”。

要是群衆起來反抗傀儡集團所豢養的法西斯狗腿的迫害，偽“法庭”就連“公正無私”的面具也扯下，赤裸裸地露出“官官相護”的丑惡嘴臉，重重懲罰反抗者。前年有一個漁販因反抗“地牛”的迫害，以魚刀教訓這個暴徒被偽“法官”套上“企圖謀殺”的罪名，判入獄六年。那個先動手打人的“地牛”，半點罪也沒有。

要是群衆中了“三萬”而無法還，一被控上“法庭”，也往往要受無理的、驚人的“罰款”。

遊行、貼標語、反對“國民服役法令”，要是被傀儡集團逮捕了，少則要坐半幾個月或幾年不等。反觀傀儡集團所豢養的那些法

李光耀傀儡集團搞出一個“城市重建”計劃，說什麼“要把星加坡變成東南亞的紐約”、要變星加坡為“繁榮”等等，其實，“城市重建”這個花招是在為外國壟斷資本家服務的，它們制訂了各種吃人的“法律”，把窮苦人家迫離他們的家園，把資本家迎接進來，讓外國壟斷資本家在我們的土地上投資設廠，方便它們榨取廉價的勞動力；它們甚至還在“租戶法令”下規定在一九六八年正月一日以后的租戶一概不能有所賠償。

在“城市重建”的美名下，只要資本家要用某一個地方，那麼那里的勞苦群衆就要首先遭災殃，如這次的迫遷事件，那些勞苦群衆今后就要去住昂貴的“組屋”了，而且搬到別地方后的生活就要成問題。今天，勞苦群衆之所以要面對迫遷的迫害，所有這一切，全都是李光耀傀儡集團帶來的，李光耀傀儡集團就是真正的罪魁禍首，是勞動人民的敵人。

西斯暴徒、警察、特務、“地牛”和傀儡兵等，它們打人、殺人、侮辱婦女、打搶等，偽“法庭”往往輕判，或以什麼“缺乏證據”一了百了。

去年十月，一個傀儡兵開槍打死一名少年，偽“法庭”審判的結果是這名傀儡兵“疏忽殺人”而無罪。傀儡兵不但殺了人，而且還可以逍遙法外。

去年幾位絕食的女戰士指控毆打並殘酷迫害她們的法西斯“獄官”，偽“法官”也不是以“缺乏證據”為藉口，將暴徒的罪惡行徑一筆勾消嗎？

還有更多的例子，真是難以一一枚舉的。

什麼“本邦”的法庭是“不受政府控制的”。“法律專業必須保持自由地保護所有的人，而不是為富有或有勢力者服務”，都不過是騙人的謊言罷了！

偽“法庭”的公理何在？！

這叫着“關心、照顧” 工人的安全

最近，李光耀傀儡政權突然地“關心”起工人來，不但將在三月間舉行什麼“工業安全與衛生運動”，而且現在開始派“稽查員”到各建築工場作突擊性檢查，以捉拿“沒有為工人提供安全設備”的承包商和“不願使用安全設備”的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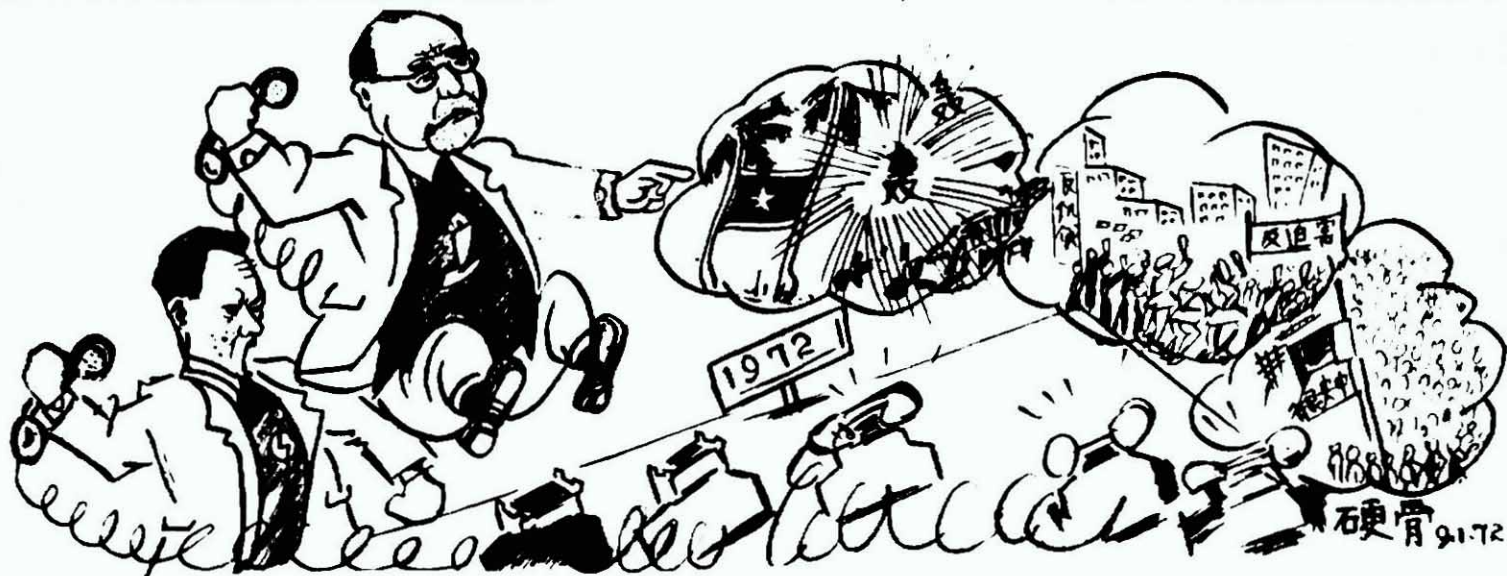
這次的突擊檢查，結果遭殃的還是工人，至星期五為止，已經有十八名建築工人因所謂“不願使用安全設備”而將被提控。如果“罪名”成立，將被罰款五百元，或坐牢三個月，或兩者兼施。

李光耀傀儡政權對工人的“關心”、“照顧”，原來就是想在工人身上打主意——罰款賺錢。工人不被李光耀傀儡政權“關心”還好，一被“關心”，可就遭殃了。這次事件，將使廣大工人兄弟姊妹更清楚地看清李光耀傀儡政權的真面目，知道唯有團結起來，打倒拉扎克、李光耀傀儡集團，建立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包括星島），工人的生活才會有保障，工人的生命安全才會有保障。

更正啓事

本期第三版與第十版版位誤排，謹此更正，尚祈讀者見諒！

拉、李政權，危在旦夕。



哈哩電視訪談亮相



=



+



+



哈哩李：說我獨裁是欠善意的，你有否見過獨裁之象徵或任何外在的表現？

事實勝於雄辯，哈哩李講的比唱的還好聽，××杯賽，××建築物，教科書，電台，報章，盡是我天下也。

革命現代京劇——紅燈記

(水粉畫)

《紅燈記》的故事發生在抗日戰爭時期敵佔區某地。

中國共產黨黨員、鐵路扳道工人李玉和，是干練的祕密工作者。他家祖孫三代是在“二·七”大罷工運動中，結成一個革命戰鬥集體。

李玉和接受了黨向柏山游擊隊轉送密碼的任務，由于叛徒出賣而被捕。日本法西斯憲兵隊長鳩山，軟硬兼施逼他交出密碼。他大智大勇，堅貞不屈。在敵人的酒席宴前，在刑場上，斗得鳩山焦頭爛額。殘暴的敵人最後殺害了李玉和、李奶奶。鐵梅繼承先烈遺志，前赴後繼，在黨的領導和群眾幫助下，把密碼送上柏山，勝利完成任務。

李玉和是工人階級的優秀代表，是革命先烈的優秀代表，是頂天立地的無產階級英雄。他忠于毛主席，忠于黨，忠于人民的光輝一生，以及他的战友們的英勇鬥爭，充份反映了無產階級先鋒戰士堅定不移的共產主義信仰，視死如歸的革命氣節，展現了在偉大領袖毛主席正確路線指引下，抗日革命鬥爭威武雄壯的歷史畫卷。



都有一顆紅亮的心。鐵梅：“我家的表叔數不清，沒有大事不登門。雖說是，雖說是親眷又不相認，可他比親眷還要親。爹爹和奶奶齊聲喚親人，這里的兒女我也能猜出幾分；他們和爹爹都一樣，都有一顆紅亮的心。”——第二場 接受任務



級關係。針鋒相對的階級鬥爭，與人民群眾有血肉相連的階級關係。中國共產黨無限地熱愛和忠誠。對無產階級的敵人作無產階級的英雄李玉和。李玉和是鐵路扳道工人，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李玉和：“提籃小賣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我什麼樹苗結什麼瓜，撒什麼種子開什麼花。”——第一場 接應交通員



受任務（待續）
天下事難不倒共產黨員！——第二場 接
重任在肩。決不辜負黨的期望我力量無限，
全。為革命獻出忠心赤胆——烈火中迎考驗，
多保重——山高水險，沿小巷過短橋靜安
天下事難不倒共產黨員 李玉和：“一路上